

全球销量超过
2,000,000本

The Hiding Place

[荷] 柯丽·邓·波姆 著
(彭柯丽)

by Corrie ten Boom

周天和 译

密室

《圣经》齐名
的经典之作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The Hiding Place

密室

柯丽·邓·波姆 (Corrie Ten Boom) 著 / 周天和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密室/(荷)波姆著;周天和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1

书名原文: The Hiding Place

ISBN 978-7-5104-0766-6

I ①密… II. ①波…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荷

兰—现代 IV. ①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6429 号

THE HIDING PLACE by Corrie ten Boom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THE HIDING PLACE**

by Corrie ten Boom with John and Elizabeth Sherrill

Published by Chosen Books, Inc.

Copyright © 1971 and 1984 by Corrie ten Boom and Elizabeth and John Sherrill

Copyright © 2006 by Elizabeth and John Sherrill

Regular Chinese scripts copyright © 1976 by CRM, Inc.

Simplified Chinese scripts copyright © 2009 by CRM, Inc.

Simplified Chinese scripts edition published in China by permission of Chosen Books.

中文繁体版《密室》© 1976 by CRM, Inc.

中文简体版 2009 年由更新年代授权同意新世界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密 室

作 者:(荷)柯丽·邓·波姆

翻 译:周天和

责任编辑:余守斌 熊文霞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100037)

总 编 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发 行 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网 址:<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版 权 部:0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 刷: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32

字 数:200 千字 印张:9.25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978-7-5104-0766-6

定 价:25.00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8638

序一

希伯来书的作者曾论到一群因信心忍受苦难的人，他称他们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对柯丽·邓·波姆女士，我亦有同样的感觉。她幸存了下来，成为了留给我们这一代的礼物。我们不但能由她身上支取灵感，她也成为我们勇敢的榜样。

“史诗”二字最能代表这本书的内容。在这本书中我们看见英勇的美德被戏剧性地描述出来。从每一章中，我们都能读到一段有关信心的见证，也是这种单纯而又无畏的信心多年来带领柯丽走过一条充满恐怖与迫害的死荫幽谷。

我们实在很难将柯丽奉献的生活讲解得清楚。世上还有许多爱神的人，他们身受逼迫之苦；柯丽女士却带着智慧与优雅的步伐，行过这逼迫的火途，留下一个真正“殉道者”的标记。

因为她爱耶稣，因为她肯为十字架的缘故完全地献上自己，她才能行过人类最污秽的一章历史，将饶恕的真义彰显给世人看。正如圣经上所說的：“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柯丽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基督受苦的精神成为她生活的榜样。

从这本书中，读者还可以学到另一件功课，就是认清友谊的可贵。友谊乃是神所赐给人的礼物。也许那只是两名囚犯交换同情的一瞥，也许是信中一句短短安慰的话，但这些行为都强调了一件来自神的礼物所具有的真正意义。本书生动地描绘出一

一个女人，她如何单纯地去接受圣经中的每一句话，用自己既单纯又实际的生活实行出来其中的教训，这真是一场壮观的、动人的、关于爱的描述——能为一个失落的世界，重新带来希望。柯丽说，她之所以能由集中营里被释放，实是出于当时一个书记的“错误”，但我认为任何一个人在读过她的故事之后都会同意，她的故事之所以能公诸于世，绝不是一个“错误”。很显然此书能重建各地读者对上帝的信心。

我深深感谢本书作者生活上的见证，她的受害、她的敬虔、她的幽默感，早已深深帮助并祝福了我与我的一家，我深信它也必能同样地帮助你与你的一家。

葛培理

序二

柯丽·邓·波姆,二战期间荷兰地下抵抗运动女杰,其长篇自传《密室》是在她本人战后赴世界各地演讲和口述的基础上,与约翰·谢里尔和伊丽莎白·谢里尔(John and Elizabeth Sherrill)合作撰成的。1971年出版英文本,遂一纸风行,和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托马斯·肯尼利的《辛德勒方舟》(后改编成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一道,成为20世纪反映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三本独特的著作。目前《密室》已译成多种文字,一些英语国家还出版了速写本,作为向中小學生推荐的参考读物。该书固然算不得什么世界文学名著,但在喜爱它的读者的心目中,自有一种不可磨灭的经典性。

1940年德军占领荷兰后不久,便开始在这个欧洲邻国疯狂推行在他们本国已然闹得甚嚣尘上的排犹运动。小说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弥漫主人公所在的哈林市(距阿姆斯特丹仅一公里火车车程)那种由纳粹占领军一手制造的恐怖、血腥、邪恶的气氛。起初是秘密羁押、逮捕导致许多犹太人“失踪”,很快演变为肆无忌惮的公开迫害、大规模抓捕、转移直至屠杀。1942年,柯丽已过知天命之年,她并非那种特别大胆、聪明、干练之人,还需要照顾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和大她七岁、疾病缠身、同样终生未嫁的姐姐,但良心所听见的呼召驱使她迅速行动起来,以自己的家(在哈林开业一百零三年的钟表铺)为据点,用各种方式藏

匪、接济、转移那些随时会落入魔掌的不幸的犹太人。哈林市并不大,柯丽一家所做的这一切差不多是在德军、秘密警察和伪政府的鼻子底下进行的。从1942年开始营救至1944年事情败露全家被捕,经柯丽“密室”成功获救的犹太人不计其数。

营救运动开展之后,柯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勇气、智慧与忍耐,连她自己 also 感到吃惊。许多次的危险、陷阱,种种难以描述的困难,更不用说1944年被捕之后在荷兰和德国两个集中营里的非人遭遇,根本不是她凭一己之力所能克服的。当然,她有家人,有暗中支持她的同志,还有包括受到感化的伪政府警察在内的各色人等;但她之所以能够完成奇迹般的营救,主要还是因为她心中所信的神常与她同在。因此,《密室》不是东西方读者都很熟悉的那种英雄成长的故事,而是一个平凡女子指着自己的软弱来夸耀她所信靠的。

第一章到第五章,柯丽从自己的童年开始,充满温情地回忆她父母、姐妹、兄弟和姨妈(还有店员、邻居)组成的一个洋溢着宽容和爱的大家庭,历数她成长过程中父母所给的爱的教育。这看似与密室营救无关,却是柯丽及其家人日后之所以能在俄狮咆哮邪魔肆虐的恐怖岁月挺身而出救人于危难的根据。

比如,柯丽病弱的母亲一天到晚就想着给全哈林的穷苦无告的家庭送去财物和精神上的援助。他们夫妇两个生活并不宽舒,却收养了许多孩子,直到他们长大成人,成家立业。柯丽后来继承了母亲的事业,在家里收养残障儿童。柯丽母亲即使中风瘫痪,她躺在床上歪歪斜斜写下的片言只语的问候,还继续给苦难中的邻人以莫大安慰。

柯丽父亲嘉士伯作为一家之主,从小就把爱的道理教导给孩子们,并身体力行,用辽阔深高的爱来爱别人。他修理钟表从不讨价还价,以至于柯丽接管账簿后大为惊讶,“我们无法知道某

一张账单是否银货两讫，也无法知道我们的要价是太高还是太低。事实上连我们这个钟表铺是赚钱还是亏本也查不出来”。这家百年老店的主人一点也不比哈林的普通市民更富有；尽管如此，他还是经常接济穷人。他的敬业、勤勉、仁慈、慷慨为他赢得了全哈林人的尊敬。德军步步进逼，荷兰即将投降，在那段日子里，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他却对自己的孩子们说：“如今我可怜那些不认识神的权能的荷兰人，因为我们会被击败，但神不会。”人们只看见世俗权力的较量，他看到并积极参与的却是一场和坦克飞机无关的属灵征战，这表明他真是属神的人。沦陷期间，这位“哈林老善士”成了一方的心理依靠，只要他坚持每天开业，按时校正钟表时间，带领全家和邻人祷告、读经，许多哈林人就有理由怀着信心，乐观地迎接每一天的到来。

还有柯丽的那位气质忧郁、讲道总不讨人喜悦的牧师哥哥，后来也成为地下抵抗组织领袖的威廉。在柯丽看来，“威廉对传福音正如父亲做生意一样，两人的手腕均不甚高明。近二十年来我也没听说他带领过一个犹太人信仰耶稣。威廉从不想改变别人，他只是专心服侍人”。“专心服侍人”，是我们在《密室》全书所看到的主要内容。这里确实没有居高临下的空洞说教，只有柯丽一家及其同道怎样尽心尽力降卑自己来服侍别人的故事。这正如《马可福音》9章35节所说，“若有人愿意作首先的，他必作众人末后的，作众人的用人”。

他们当然也有人的缺点以及作为人的生活的遗憾。比如，威廉做牧师并不成功，柯丽本人那痛苦的开始就是结束的初恋，还有贞苏姨妈的怪脾气等等。但缺点使他们更多地学会了顺服、谦逊、包容别人的缺点，遗憾（包括爱的落空）使他们把爱心调转方向，不凭人的血气，乃照着各自所蒙的爱与怜悯来服侍人。事实证明，营救活动自始至终都是这种爱的自然流露。柯

丽给自己的任务,只是“一步步顺从他的带领,在每一项决定之前,都先祈求他的指示”。她的见证,只是对那在暗中庇护她的全能者献上真诚的感谢,没有一点居功自傲。

全书只有中间五章(六至十)正面描写密室营救的活动本身,前五章(一至五)讲柯丽家庭,后五章(十一至十五)叙述柯丽在集中营里以及获释后的生活。如果说,前五章是让读者明白柯丽一家何以能这样一心服侍人,那么中间五章就是写柯丽一家在艰难岁月怎样服侍人,而最后五章则是柯丽以神的爱继续服侍世人,甚至是她的“仇敌”。

从德国回到荷兰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柯丽身心疲惫,神情恍惚,无所事事,麻木、迟钝甚至消沉起来。但她很快醒悟:战争结束了,她的事业还得继续,她剩下的生命应该全然奉献给那在光明和黑暗的较量中向她特别呈现的三重异象:传讲自己和家人、同志的故事来荣神益人;开收容所接纳因战争造成心理创伤而不能正常工作与生活的人们,包括接纳战时与德军合作、战后被同胞唾弃的荷兰人,努力使这两部分人心理康复,并设法促使他们彼此接纳;原谅德国人,包括曾经残害自己的狱卒,而这实际上是在祷告中求神帮助自己除去心底的仇恨。

三重异象包含一个主题:唯有全知全能全爱者的饶恕和良善才能医治这世界,唯他自己才能将失败转变为荣耀,并帮助相信的人即使陷入深渊之底也能有份于他的得胜。这是柯丽在战后继续服侍和巡回讲演中反复领悟的真理,也是《密室》所要释放的核心信息。

若看不到这一点,仅将本书作为英雄主义或人道主义的传奇来欣赏,那就和作者的意思相去甚远了。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郜元宝

目 录

序一	葛培理	1
序二	郜元宝	3
第一章 百年纪念会		1
第二章 往事		18
第三章 初恋		33
第四章 钟表铺		52
第五章 入侵		68
第六章 密室		85
第七章 住客游西		101
第八章 阴云密布		124
第九章 突袭		141
第十章 入狱		155
第十一章 蓝斯中尉		178
第十二章 武德营		189
第十三章 赖文集中营		211
第十四章 蓝色毛线衣		233
第十五章 三个异象		248
后 记		270

第一章 百年纪念会

清早起来，我心里只记挂着今天究竟是晴是雾。荷兰的一月浓雾多，气候阴冷潮湿，天空也总呈一片灰黑色。然而侥幸的话，偶然也可看见一线淡弱的阳光，透过灰黑的浓雾照射下来。我站在卧室中唯一的窗口前，把上身尽量向前倾。在我们所住的贝雅古屋里总是难见天日，对着窗口的乃是一大片平板的砖墙，这正是人烟稠密的旧哈林市古老建筑物的背面。然而当我伸长颈项往上看时，在那些奇形怪状的屋顶和烟囱上面，我却看到一片灰白色的天空。相信今天天气必然晴朗，正合适我们开庆祝会。

我从古旧的壁橱内取出一套新衣，禁不住跳了一下回旋舞。父亲的卧室就在我卧室的下面，但他年高七十有七，一点回旋舞不会把他闹醒。我心想这也许是年老的福气之一吧！我面对衣橱的照身镜把新衣穿上，虽然在1937年有些荷兰女人已开始穿长及膝盖的短裙，但我的新衣仍保持着离鞋面三英寸的长度。

我不禁对着穿衣镜中的身影自怜起来：“你已经不年轻了！”也许那套新装使我对自己的身材特别挑剔：四十五岁的老处女，腰围的曲线早就没有了！

我的姐姐碧茜虽然大我七岁，却仍然身材窈窕，走在街上人们还会禁不住地向她回望，天晓得那并不是她身上的衣服吸引

人，我们小小的钟表铺从来没有赚过大钱。然而不管碧茜穿什么，总是显得那么合身、那么动人。

至于我，向来都是不大注重衣饰的，除非碧茜帮我，我总是任凭滚边线口松弛，袜子破了也懒得缝补，领口皱了也懒得熨烫。然而今天的情形可有点特别，站在狭窄的卧室里，我对着镜子尽量往后退，仔细审察我的新衣，心中暗喜这种深红褐色还算挺衬我的。

楼下靠街巷的门的门铃响了。是顾客吗？但还没到七点呢。怎么那么早？我打开卧室的门，沿着回旋曲折的楼梯往下冲；这楼梯是后来补建的。贝雅古屋原是两幢房子。前面那幢乃是典型的旧哈林市住屋，一共三层高，每层两个房间，但只有一房那么宽。不晓得在哪一年后墙给打通了，与后面一幢更窄小的房子连了起来。那房子只有三个房间，每层一房，这个回旋曲折的楼梯就这样夹在这两幢房子中间。

尽管我跑得快，碧茜还是先我而到。门一时全给鲜花掩住了。碧茜接过那一大束鲜花，一个身材矮小的送花童出现在眼前。他说：“小姐，今天可是开庆祝会的好天气呢！”他边说边越过鲜花往室内瞄，想看看咖啡与蛋糕摆出来没有。稍迟他也会来参加庆祝会，其实不只他来，全哈林市的人似乎都会来。

碧茜与我忙着在花束中搜寻送花人的卡片。“是毕克伟克送的！”我们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

毕克伟克是个极有钱的顾客。他不仅买最好的钟表，而且时常会到我们店铺楼上的住家来聊天。他的真名是史洛林。“毕克伟克”是我和碧茜私下给他起的绰号，因他酷似狄更斯作品里一张插图的人物。史洛林无疑的是全哈林市中最丑的一位先生，他身材矮胖，头上光秃秃的好像我们荷兰出名的乳酪。

一对斜眼令人怀疑究竟他是在看你还是在看别人，然而尽管他面貌丑陋，但是他心地和善，为人慷慨。

花是从侧门送来的，那扇门多半是家人用的，向着屋旁的一条小巷而开。碧茜和我把那束花拿进铺子来。我们通过小甬道首先来到修理室。那里面有一张很高的长台，那是父亲经年累月辛勤工作的地方；父亲是荷兰最有名的钟表修理匠。在修理室的正中则是我的工作长台，学徒汉斯的长台则在我的旁边，靠墙的长台则属于老克利斯朵夫。

修理室外面是顾客交易的地方，玻璃橱里面摆满了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钟表，看来真是琳琅满目。当我和碧茜拿花进去时，墙上的挂钟都正敲七点。我们环顾四周，想物色最合适的地方来摆放鲜花。自孩提时起我便喜欢到这里来，因我觉得有上百只钟表滴答、滴答地在欢迎着我。

室内仍旧很暗，因为靠街的百叶窗还未打开。我打开店门上的锁，门外就是那狭窄的百德街。这条街上其他的铺子都还未开门，一切显得极其宁静。我们的隔邻是家眼镜铺，再过去是服装店和面包坊，魏勒的皮货铺则在街的对面。

拉开百叶窗后，我默默站在窗前，欣赏着自己和碧茜合力布置好的橱窗。为了这一小块地方，我常和碧茜争持不下。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这橱窗里摆满各式各样的货色，但碧茜认为只要摆上两三款漂亮的钟表，下面垫上一块丝巾或一幅锦缎，会显得更为高雅、更有吸引力。但这一次我们两人都很满意，橱窗里摆了许多百年以上的挂钟与怀表，都是我们从朋友和全市的古董商那儿借来的，因为今天是我们钟表铺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在1837年1月的今天，祖父在这窗柜上挂上了我们自己的招牌：邓·波姆钟表铺。

哈林市教堂的钟声已经断断续续地响了将近十分钟，报告市民已是早上七时。但离此不远的市区广场上圣柏和教堂的大钟现在才庄严地响了七下。虽然正月清晨的气温很低，但我仍禁不住逗留在街上数那大钟的响声。当然，现在哈林市的家家户户都有无线电收音机了，但我还记得早年这城里的人都是按着圣柏和教堂的钟声作息的。只有火车站的人和其他需要准确时间的人，才到我们铺子里来校对“天文台钟”的时间。父亲每个星期都坐火车到阿姆斯特丹去，在海军天文台校对时间。他常因他那只“天文台钟”每七天才差不到两秒钟而引以为荣。我踏回铺子里，望着水泥墙上的古老挂钟，它仍旧那么光耀闪烁，只是好像没有从前那么威风了。

侧门的门铃又响了，又有花送来，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小时左右。大大小小的花球，有些是加工点缀好的，有些则是自栽的盆景。今天的庆祝会虽然是为我们的小小钟表铺而开，但本市市民的情谊却是冲着父亲来的。他们都称他作“哈林的老伯伯”，今天他们要以行动来表示对他的爱戴。当楼下的修理室及铺面再容不下另一束花时，碧茜和我只好把花带到楼上正对下面铺子的两个房间来。那是母亲的姐姐贞苏姨妈的房间。虽然她已去世二十年，但她的身影似乎仍隐约地留连在她所遗留下来深红色的巨型家具里。碧茜把一盆在温室里栽的郁金香摆上，退后几步细细欣赏，禁不住轻声欢呼起来：

“柯丽，你看，这盆鲜花真使这房间生色不少！”

碧茜真可怜！每年春天，她总爱在窗棂上栽种各色的盆景，但是这座古屋与其他建筑物过于毗邻，缺乏阳光，因此所栽的盆景从来都不茁长、开花。

七点四十五分，学徒汉斯来了。八点整，女店员兼管簿记的

杜丝也来了。杜丝貌不惊人，性情又乖僻、暴躁，因此一直找不到一份固定的职业。但十年前父亲雇用了她，从那时起她便一直留在我们铺子里面工作。父亲温文儒雅的态度潜移默化了她，虽然她是宁死也不肯承认，但她热爱父亲的程度绝不亚于她对世上其他人厌恶的程度。我们让汉斯和杜丝应门，随即上楼去吃早餐。

当我摆上餐碟时心想：现在只有三个人一起吃早餐了。我们的餐厅是在后面那幢房子里，离前面的铺面有五级楼梯高，但又比贞苏姨妈的房间低。对我来说，这餐厅乃是整座房子的中心。餐厅里面只有一个窗子，向着小巷而开。餐台用一张毛毯盖住。记得我年幼时，常把餐桌当作帐篷或海盗的藏身窟。后来上学了，则在餐桌上做功课。冬天夜里，妈妈会在这里朗诵狄更斯的名著给我们听，砖炉里的煤则不断地发出劈啪声，爆出红色的火光。

如今我们只使用这餐桌的一角，因为家中只剩下父亲、碧茜和我三个人。然而我总觉得其他的亲人仍然都在这里。这边是妈的座椅，三位姨妈的座位则在那边。（除了贞苏姨妈之外，妈的另外两个姐妹也曾与我们同住在一起。）在我座位的旁边是我的另一个姐姐娜莉的座位，而家中唯一的男孩威廉则坐在父亲的旁边。

娜莉和威廉都早已结婚，有了他们各自的家庭。妈和三位姨妈也已去世多年，然而我却仿佛看见她们都仍在这里。当然她们的座位并没有长久空着。父亲受不了屋子里没有小孩的那种寂寞，每当他听到有孩子需要一个家时，一张新面孔便出现在我们的餐桌旁。虽然我们这钟表铺赚不了什么大钱，但父亲总有办法在自己的四个孩子都长大成人之后，另外又抚养了十

个孩子。现在连那十一个孩子也都长大，各自结婚或离家工作去了。因此在餐桌上我仍然只摆上三个餐碟。

碧茜从那个小得比一间储藏室大不了多少的厨房里把咖啡端了出来，又从碗橱里拿出面包。当她把面包摆上餐桌时，我们听见父亲下楼的脚步声。如今他在那个弯曲的楼梯上走动的步伐似乎慢了一点，然而他仍总是很准时地到达餐厅。按我的记忆所及，他每天早晨都是准八点十分进入餐厅的。

“爹！”我亲了他一下，闻到那留在他长胡子上的雪茄香味。“今天天晴正好开庆祝会！”

父亲的发须都已雪白，好似碧茜为这特别的节目所摆上的白桌布，但他那圆厚的眼镜后面的蓝眼睛里，仍像素常一样闪出慈祥的光辉。他来回地打量着我和碧茜，脸上流露着快乐的神情：

“亲爱的柯丽！亲爱的碧茜！你们俩打扮得多么秀丽！多么可爱！”

他坐下来低头祷告，为早餐献上感谢，然后继续热烈地说：“你母亲如果在世，必然会喜欢你们穿这种时髦的衣服，看你们穿得多么漂亮！”

碧茜和我努力把视线集中在咖啡上，免得自己笑出声来。这些所谓“时髦衣服”是我们那些年轻侄女们认为早已过时的古董，她们时常想说服我们穿艳丽一点的衣服，裙子要短，胸口也要再开低些。然而尽管我们穿得保守，但母亲在世时，可从来没穿过像我这种深红褐色的长衣，或像碧茜那件深蓝色的长裙。在母亲那时代，凡是已婚的妇人或是“到了年龄”还未出嫁的女子，都只能穿由下颚长及地的黑衣裙。我从来就没见过母亲和姨妈们穿过其他颜色的衣裳。

碧茜说：“妈会多么喜欢今天所有的节目啊！你还记得她多么喜欢特别的喜庆日子吗？”

妈做事迅速，为人慷慨，人们才说一声“恭喜”，她就已经预备好咖啡和蛋糕去祝贺了。她几乎认得全哈林市的人，特别是那些穷人、病人和被遗忘了的人。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一天不为别人庆祝什么的，而每次她都要兴高采烈地说：“这是一个特殊的喜庆日子！”

我们就这样坐着喝咖啡，回忆往事，正像人们在周年纪念日自然而然会做的那样。我们的思绪不仅回到妈健在的日子，甚至追溯到更远的年代，回想到父亲还是个孩子、在这幢屋子里生活成长的情形。“我就是在这间房间里出生的，”父亲这样说，似乎忘了这件事他已对我们说过一百次以上，“当然，那时这里还不是餐厅，而是卧房。床也像壁橱一样嵌进墙里。没有窗，没有光，也没有新鲜流通的空气。我是家中第一个存活下来的婴孩，不知道在我以前还有几个，但他们都夭折了。你晓得祖母有肺病，但他们不懂得空气会传染，更不晓得要把婴孩与病人隔离。”

这是个回忆往事的日子，然而有谁会料到正当我们三人坐在那里追忆往事时，前面却有着梦想不到的苦难在等着我们呢？那些惊险、悲痛的经历，恐怖与天堂即将出现眼前，然而我们却丝毫不知道。

噢！父亲！噢！碧茜！如果我事先知道那些后果，我还会做下去吗？我还会去做那些事吗？

然而我怎能知道呢？我怎能想象对到这个全哈林市的孩子们都尊称“公公”的白发老人，有一天会被陌生人扔进坟墓里，连个墓碑也没有呢？